

那个「毒舌」乌克兰大使要被调走了

记者 王晓莹 编译

怼过德国总理和前总理

据路透社报道,梅利尼克近日在采访中维护乌克兰历史上极具争议性的人物斯捷潘·班德拉,后者被指在二战期间参与屠杀犹太人和波兰人,在一些人眼中,他甚至是纳粹的帮凶。梅利尼克却在采访中说,班德拉不是“屠杀波兰人和犹太人的凶手”,这话立即引发以色列和波兰的不满。

以色列驻乌克兰大使馆在社交媒体“推特”上写道:“乌克兰大使(指梅利尼克)的言论是对历史事实的歪曲,淡化了大屠杀,对那些被班德拉及其手下杀害的人而言是一种侮辱。”就连乌克兰外交部也与梅利尼克保持距离,称他的言论不代表乌克兰外交部的观点,波兰外长则对乌外交部的表态表示了感谢。

其实,“推特”也是梅利尼克的“阵地”,他经常在上面发文表达对驻在国德国的不满。6月30日,他言辞激烈地批评一群德国知识分子,因为后者在一封联名公开信中呼吁西方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在推文中,梅利尼克说他们是“伪知识分子的失败者”,还写道:“带着你们失败主义的‘建议’下地狱吧。再见。”公开信的主要发起人、科学记者约格什瓦尔也反唇相讥:“梅利尼克先生是乌克兰的官方大使。我建议德国政府和外交部召见这位大使,他已经变得无法忍受了。”

俄乌冲突爆发后,与英美等国迅速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装备不同,德国

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以“毒舌”著称的乌克兰驻德国大使安德里·梅利尼克要被调离了。德国《明镜》周刊网站4日报道,乌克兰政府正计划将梅利尼克调回基辅,转入外交部工作。

现年46岁的梅利尼克作为乌克兰在柏林的“代言人”,发表了不少吸引眼球甚至“惊世骇俗”的言论,就在传出调任消息前几天,他刚因为一句话惹恼了两个国家。

在这一问题上一直比较谨慎,没有第一时间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德国总理朔尔茨也没有急着访问基辅。因此,梅利尼克冲上了“反德”第一线,他不断提醒并呼吁德国政府向乌克兰提供更多武器,在要求没有得到满足时,甚至会发表一些“辱德”言论。比如,他曾批评德国拒绝向乌克兰提供“旧武器”是“将载入史册的耻辱”,还发过一张带有讽刺意味的“蜗牛图”暗指德国援乌武器运送速度太慢。

德国领导人也没逃过他的“毒舌”。朔尔茨起初拒绝访问乌克兰,被梅利尼克称为“被冒犯的猪肝肠”。在朔尔茨访问基辅后,梅利尼克承认那些言论不符合外交要求,并让很多人被冒犯:“我当然也很后悔说了那样的话,我将亲自向他(朔尔茨)道歉。”

就连已经卸任的德国前总理默克尔也没逃过梅利尼克的“毒舌”。上个月,默克尔在接受采访时被问及原本可以尽多大努力防止俄乌冲突升级时,她说:“我尽力了,没有成功,真是太遗憾了。”随后,梅利尼克就对默克尔表达不满,称她“没有作出丝毫自我批评”,对俄罗斯总统普京“过度迁就”。后来,他说,默克尔在任16年,“她肯定有普京的手机号,没准可以给普京发个短信什么的。”梅利尼克还提到,“为了尽快结束这场战事,我们甚至可以和魔鬼签订协议。”

资深外交官的博眼球策略

作为一国大使却口无遮拦,这样一个人是如何成为大使的?从履历看,梅利尼克称得上资深外交官。他出生在乌克兰西部城市利沃夫,1997年毕业于伊凡弗兰柯利沃夫国立大学,这所学校是东欧最古老的大学之一,也是乌克兰最著名和最古老的大大学之一。毕业时他已经在国际关系领域颇有水准,当年就加入乌克兰外交政策部门担任高级顾问,还获得德语翻译证书。之后,他前往瑞典隆德大学法学院攻读国际法硕士学位,后来还在美国哈佛大学实习过,英语也很流利。

1999年,梅利尼克开始在乌克兰驻奥地利大使馆工作,任职至2003年。2005年至2007年,他做过时任乌克兰总统尤先科的顾问,在乌克兰外交政策秘书处、乌总统咨询委员会等机构工作。2007年至2012年,梅利尼克担任乌克兰驻德国汉堡总领事。2012年至2014年又回到乌克兰外交部工作。2014年12月,他被时任乌总统波罗申科任命为乌克兰驻德国大使,泽连斯基2019年上台后,梅利尼克继续留任驻德大使。

对于那些言论,梅利尼克曾说:“如果有人觉得被冒犯了,我不在乎。我唯一的任务是告诉人们正在发生的事,我的国家正处于怎样的灾难局势中。”“德国只有在承担压力的情况下才会作出决定,至少在乌克兰问题上如此。只有公开要求,公开解释,而且辩论持续一段时间后,才能得到他们的决定。”

梅利尼克的“毒舌”实际上更像是增加外界对乌克兰关注度的一种策略。否则,他在发表同时惹恼以色列和波兰的言论之前可能就被调回国内了。有分析称,在柏林有200多位外国驻德大使,但并不是人人都像梅利尼克这样为人所知。“我觉得乌克兰人会这么想,‘如果德国人在抱怨,至少说明他们注意到了我们。’”梅利尼克说。



记者 王晓莹 编译

贝特·纳什,当了65年「空姐」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空姐”都是漂亮的年轻姑娘,但有些国家也不乏“空奶奶”,贝特·纳什就是其中之一。近日,来自美国波士顿的她,被吉尼斯世界纪录认定为“全球服务时间最长的空姐”,现年86岁的纳什已经在飞机上工作了65年。

纳什从1957年开始当空乘人员,起初在美国东方航空公司,后来到美国航空公司工作,一直做到现在。“(美国前总统)肯尼迪都坐过我们的飞机,”纳什在2016年接受采访时说,她当时正在为从华盛顿飞往波士顿的航线做日常准备。纳什总是会和乘客成为朋友,她会拥抱乘客,带着真心的微笑询问他们需要什么服务。

当空乘人员是纳什童年的梦想,“第一次萌生当空乘的想法,是我第一次坐飞机时。那时我16岁,和母亲坐在华盛顿罗纳德·里根机场的绿色皮革沙发上,一群空乘人员从美国环球航空公司的飞机上走下来。”那一幕,她至今历历在目,“当飞行员和空乘人员走过机场大厅,我想‘天哪,(这个职业)简直就是为我量身打造的’。”

之后,纳什上了大学,但她从没想过放弃梦想。大学毕业后不久,她就申请了空乘工作,并在1957年11月4日正式成为美国东方航空公司的“空姐”——这家航空公司已经在上世纪90年代初倒闭了。“接下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她一边笑着一边看向头等舱里正在喝饮料的乘客。纳什表示,她的职业生涯主要是在纽约-波士顿-华盛顿航线度过的,因为这样她可以晚上回家照顾身有残疾的儿子。

65年来,纳什经历过航空行业的黄金时代,也见证了历史变迁。她刚开始当空乘人员时,坐飞机还很奢侈,“人们会在飞机上举办精致的派对,穿着他们最好的衣物,用瓷盘吃龙虾。”她说,那时的工作是个体力活,“我端着餐盘,飞机上只有我一个(‘空姐’),需要照顾所有旅客。”

如今,飞机比过去更普及,也更拥挤,纳什的工作负担依然很繁重,飞机上上百名旅客的饮料和餐食都由空乘人员负责提供,但她对这份工作的热爱依然如初:“我喜欢和人相处,也了解我的乘客,知道他们所需要的。一些航空公司认为公司的名声很重要,但我认为乘客的需求同样重要,人人都想得到关爱。”

当空乘人员意味着对外在条件有一定要求,当年有人把从事这个职业前接受的培训称为“礼仪学校”,纳什说,当时公司请了一位美容师教如何画眉毛,“空姐”们弄了同样的发型,还被要求不能超过一定的身高和体重,“如果超重,会一周时间减下去。”

如今,美国不再对空乘人员的身高和体重设限,但必须能穿得下制服。多年来,纳什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制服,样式随着时代而变化,她穿过蓝色、白色、深蓝色、紫色、咖啡色、红色等各种空姐制服。

她刚入职时,空乘们的打扮风格偏向简单保守,到了上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穿宝蓝色制服和配套的帽子,“后来因为太蓝了,乘客看不下去,穿了一年左右就不穿了。”上世纪70年代,“空姐”的造型变得更加夸张,大胆的颜色、裤装、短裙纷纷亮相,每个人都顶着“硕大的头发”。“有一次,我们甚至穿上了热裤,还有高筒靴、高领衫,好在后来这股潮流‘降温’了。”

60多年来,进步最大的莫过于科技发展。纳什刚开始四处飞时,航班时刻表都是用粉笔写在黑板上,操作手册和规则也都是纸质说明书。现在,她所在的美国航空公司是美国第一家用电子屏和平板设备代替纸质手册的航空公司,纳什也经历了一个适应过程。“科技确实改变了一切,我还想过自己的去留,但一想到退休或做点别的,我就还是想继续空乘工作。”她说,“航空公司在不断发展,你必须跟着一起发展。”

飞机抵达目的地时,纳什和熟悉的乘客聊着天,客舱中充满了欢快的气氛。当被问到担不担心随着科技发展最终空姐会被取代时,她笑了:“空乘是永远无法被取代的,因为人们需要人情味,需要人与人的交流。”一位经常乘坐纳什所在航线的乘客说:“我每年要飞上千英里,有贝特(·纳什)的旅途总是最棒的。”

在纳什看来,65年来一切都在改变,只有一件事没有变,那就是乘客登机时那一张张友好的面孔。她还会继续带着微笑,飞到退休的那一天——只是,她还没想好什么时候退休。



扫码下载齐鲁壹点
找记者 上壹点

编辑:赵恩霆 美编:继红 组版:侯波